

人參之鄉

撫松 百年 縣慶征文集

文英薈萃

盡書華章

薛延霞

主編

撫松縣文化新聞出版和體育局
撫松縣文學藝術創作室

纪念抚松建县一百周年

抚松百年县庆征集

FuSongBaiNianXianQingZhengWenJi

薛延霞 主编



抚松县文化新闻出版和体育局
抚松县文学艺术创作室

抚松百年县庆征文集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王 森 陆荣平

编委会成员：袁 毅 孙晨旭 王德富

李国胜 龚振东 赵晓明

石宪华 郭 琦 韩德宏

刘成霞 闻丽君 宁春啸

李焕秋 苗增娟

主 编：薛延霞

前 言

在长白山机场通航，宇松铁路、营抚高速施工建设，即将展现亚洲最靓丽的交通风景线的大好形势下，地处长白山下、松花江畔的抚松县，迎来了建县 100 周年的百年华诞，百年历史、百年盛事、百年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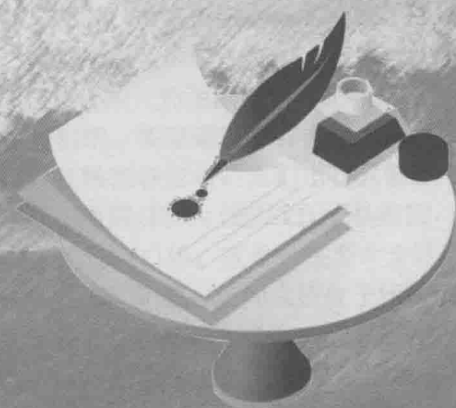
在举县上下隆重庆祝建县百年辉煌巨变的凯歌声中，在同时举办第 24 届中国抚松长白山人参节的文化经贸活动中，我们组织参乡文学队伍，循探行走轨迹，回望历史烟云，抒发深厚情感，书写华美诗文，结集出版作品，献上百年祝愿。以此作为对抚松百年的一份生日礼物，高歌百年一遇的盛世赞歌！

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难免一些缺点及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抚松百年县庆征文活动组委会

2010 年 9 月 6 日

文英薈萃



目 录

散文篇

百年参乡的那些桥·····	欧阳敬意 (1)
抚松, 我爱您·····	周玉波 (4)
难忘的农村生活·····	袁毅 (6)
普通又不凡的父亲·····	王德富 (11)
抚松地名趣谈·····	王博凡 (16)
腾飞的参乡抚松·····	宁春啸 (26)
百年风雨路 百年铸辉煌·····	杨作斌 (28)
抚松的巨变·····	谷凤英 (30)
走入峡谷·····	赵晓明 (32)
人生不能缺失的·····	韩德宏 (34)
最是参花烂漫时·····	孙海燕 (36)
百年的深情守望·····	葛彦君 (38)
故乡情·····	刘众 (40)
用爱承载希望·····	张自琴 (45)
电视伴我成长·····	付丽丽 (47)
弟弟的大棚·····	董建英 (49)
又道故乡时·····	高永斌 (51)
回家·····	薛玉明 (53)
一路欢笑·····	杜继玲 (55)
神奇壮美聚龙峰·····	闻丽君 (57)
你是我心中的神话·····	韩慧娟 (59)
小镇故事·····	刘懋瀛 (63)
参乡巨变·····	杨兆芬 (66)
冬日的阳光·····	杜景丽 (69)
情系抚松, 我心飞扬·····	相羽 (71)

抚松，我美丽的家乡·····	任永昕 (75)
过年·····	王金珍 (77)
圆梦·····	刘成霞 (79)
我们的童年不同样·····	李秀梅 (80)
老抚松“东烧锅”轶闻·····	苗增娟 (84)
照片故事·····	张海红 (86)
春风拂面·····	历华 (88)
家乡的故事·····	张庆利 (89)
今日归来·····	马晓青 (91)
最真的美丽·····	鲁艳霞 (92)
跨跃百年的美丽·····	冷丽丽 (94)
腾飞吧，我可爱的参乡·····	刘芝明 (97)
幸福的一代·····	马云 (99)
心路·····	单广军 张明人 (103)
松花江畔饮水思源·····	薛延霞 (105)
岁月掩不去记忆的幽香·····	高士霞 (107)
满园·····	王继民 (109)
参乡连九洲·····	赵文臣 (111)
故乡·····	孟令冬 (113)
苦难岁月中的关东情怀·····	刘柏阳 (114)
迎百年县庆，看祥和今朝·····	高月娟 (116)
今非昔比的参乡教育·····	吴丽凤 (118)
犟老头，我的父亲·····	孙丙寨 (122)
百年抚松，家园追梦·····	阙世钧 (126)

诗歌篇

贺百年抚松·····	张金泉 (133)
暗香·抚松县百年颂·····	孙立君 (134)
人参之乡赞·····	刘宝珠 (135)
春节望白头山有感·····	孙晨旭 (136)

参乡春早·····	王敏厚 (137)
走进抚松·····	石宪华 (138)
没有的记忆·····	高虹 (139)
参相许·····	郭琦 (140)
我爱你·····	曹艳红 刘本琪 (141)
抚松，我为你喝彩·····	刘元德 (143)
立县百年添豪情·····	傅兰菊 傅兰蕙 (145)
满怀激情，亲吻抚松·····	李淑英 (147)
绿色抚松·····	刘志艳 (149)
走出泥泞、走向灿烂·····	王功传 (151)
崛起与回眸·····	王健 (153)
八月的参乡·····	杨杰 (154)
百年历史 百年足迹·····	朱颖秀 (155)
邂逅·····	李焕秋 (158)

百年参乡的那些桥

欧阳敬意

晴虹桥影出，秋雁橹声来。

梦中常常出现那些熟悉的桥，我想，在历史的风尘中，应该把真实的感悟写出来，把心灵深处沉淀得最久、酝酿得最醇的情感写出来，于是就想起了那些桥。

思绪落在桥上的寂寞，仿佛成为了我对参乡的感情，终于变成了文字。桥，一个充满历史气息的字，给人以无尽的遐想。自古以来，桥梁建筑始终秉承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成为科学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在抚松建县百年的历程中，一座座桥梁连接着我们的精彩生活，更连接着参乡未来的美好岁月，毕竟有了对生活的感恩，才会对生活怀有敬意，才会坦诚描述这方土地的心路历程，从心灵的桥上默默的走过。

那晚霞映衬下的袅袅炊烟，田间归来的人们扛着锹、拉着牛走过桥，母亲们远远地喊“回家吃饭啦”，桥下嬉闹的孩子们一哄而散，农村、农舍、农田、农家田园生活的诗意，这或许是我曾经最熟悉的画面了。在苍茫的天地间，有山，有水，还有桥。山水本来就是美丽的，桥在这样的天然图画中，真是相得益彰。

抚松建县初期，桥梁建筑没有得到大的发展，由于长白山区大江大河纵横，高峡深谷密布，人们出行只能望水兴叹，盘山修路绕水而行。现存于原鹤（岗）大（连）线抚松县路段，1942年建在头道松花江（汤河）上的汤河口桥，就是一座至今全区唯一保留下来的木梁桥。据《抚松县志》记载：汤河大桥位于抚松镇约27公里处的汤河口，跨越头道松花江，是鹤大线重桥之一，始建于1942年，木结构，1958年改造为U台木结构，仙是人桥到抚松镇必经之桥。全桥长96米，宽5.3米，净高6米，八孔七墩，支架与横梁为松质原木。1973





年移地改建新桥，现已停止通行，但保存完好。

我在做电视新闻报道时，曾经去现场实地踏查过这座老桥。走在上面，尽管荒草杂生，有些破败，我却感受着历史的气息，恍惚间仿佛有不同时代的人匆匆而来，又匆匆的去了。恰如那桥下一去不返的童年，已经完全走远了。

三

回顾抚松桥梁的历史开始于激情燃烧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交通运输业飞跃发展，抚松对桥梁的需求日趋强烈。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道路不断拓宽和延伸，抚松进入了桥梁建设的火红时代。参乡人民熟悉的仙抚公路一号桥、二号桥、西江大桥、黑影大桥等桥梁均在这个时期横架高空，方便了人们出行。这些桥有的至今还在使用，有的因各种原因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例如西江大桥和我们称之为“断桥”的“久财桥”。虽然这些桥的使用价值淡化了，依然不失为一道美丽的风景，成为抚松日新月异发展的一个缩影。而有的大桥是新造的，如抚生大桥，它全长 285.34 米，宽 7.7 米，与 302 国道鹤大公路抚松、靖宇交界处汇合，彻底改变了抚松镇、抽水两乡 11 个村 8000 多农民走路难、运输难、进城难的问题。因为十年的记者生涯，每次采访时路过这些桥，我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它们是每个参乡人生活的一部分，但人们对它们的注意，似乎越来越少了。

四

随着公路等级的提高，抚松桥梁的荷载标准、桥面宽度、桥下宽度、桥下净空、设计洪水频率等诸多技术指标都在不断提高，不仅桥数在猛增，而且工艺技术也在不断更新，各类型混凝土桥梁，已成为桥梁建设的主流，飞渡江河，气势不凡，成为到达彼岸的捷径，不仅缩短了公路交通的里程，也为抚松公路建设增添了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2005 年抚松鹤大线修建的过程中，我曾亲眼所见横空的高架桥通车的场景，记忆依旧犹新。2006 年抚生大桥竣工，桥梁全长 285.34





米，宽 7.7 米，与 302 国道鹤大公路抚松、靖宇交界处汇合，彻底改变了抚松县松郊、抽水两乡 11 个村 8000 多农民走路难、运输难、进城难的问题。那时看到农民走在桥上喜悦的神情，我忽然又想起了桥下的童年。

正在兴建中的“营抚高速公路”，桥梁众多，座座高架大桥凌空在丛山峻岭之上，穿行于高山峡谷之中，将成为亚洲最美丽壮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经济的不断飞跃发展，抚松人们也必将造就让天堑变通“经济腾飞之桥”，不断开创抚松新的美好未来。



抚松，我爱您

周玉波

夏天，它是一个浪漫的诗人，它一面吹着软绵绵的清风，一面谱出新曲，让人沉醉其中，幻想更多的新境界。而今年的盛夏，意义重大，非比寻常。盛夏的太阳，像个大火球，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的季节，我们迎来了抚松 100 年生日。从巍峨的长白山脚下，到清澈的松花江之水，抚松每一平方米的热土上都浸透着欢欣与幸福，洋溢着甜蜜与欢笑。30 万抚松儿女以豪迈激动的歌声，放飞金色的理想与玫瑰色的憧憬，对秀美的抚松放声歌唱。

抚松，我爱您。在欢庆您 100 岁生日时，我热血沸腾，思绪万千。我有多少贴心话儿要对您说；有多少动听的歌儿要对您唱；有多少赞美的诗儿要对您诵。100 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抚松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是改革开放的洪流，到处是招商引资的项目，到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建设……我仿佛看见了 100 年来 太阳冉冉升起的金辉，看见了 映山红款款 盛开的壮美，看见了美丽的人参姑娘婀娜多姿的舞姿；感受到长白山的清风，感受到松花江的激流，感受到人参花的淡香，感受到抚松这片沃土孕育了千万热血儿女。

抚松，我爱您。您扬起风帆，从建县的隆隆礼炮声中驶来；从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崛起中驶来；从人参节的欢庆喜悦中驶来；从长白山飞机场飞机通航中驶来；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驶来；从长白山旅游大潮中驶来；从改革开放振兴抚松的蓝图中驶来。于是，我看到春风吹进千家万户时抚松人的欢愉，听到“春天的故事”响彻华夏大地时抚松人的欣喜。漫漫一个世纪的历程中抚松有过辉煌，有过挫折。勤劳勇敢的抚松人在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排除万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振兴抚松的经济建设中。因而，我相信抚松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抚松，我爱您。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进军中添



了一块砖，在华夏儿女创造无数奇迹中加了一块瓦，在世界民族之林让世人刮目相看时您用长白山独有的特色展现出自身的壮丽。你看，飞机场通航，铁路修建，高速路架起，松江河开发区挺起胸膛，信心十足地抒写振兴抚松的醒目标题。

抚松，我爱您。我没有看见您历史的饱经风霜和岁月沧桑，却见证了您今天的日新月异和蒸蒸日上。回顾过去令人鼓舞，展望未来催人奋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创新、富强、和谐的抚松，任务是多么的光荣，前景是多么的美好。

抚松，我爱您。长白山陪我长大，松花江伴我成长，是抚松这片沃土养育了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我今世余生，我愿尽全力建设美丽的抚松山城；在我年迈仙逝，我愿化做一支画笔，画出更加秀美的抚松山河。

抚松，我爱您。我爱您，母亲。让我站在巍峨的长白山上，以一种深情，一种豪迈，一种庄严的仪式，向 100 年诞辰的母亲敬一杯美酒，祝福您繁荣昌盛、富强和谐、灿烂辉煌……

撫松百年縣慶征文庫





难忘的农村生活

袁 毅

历史匆匆，承载着人生的列车疾驶而过，一转眼，一瞬间，过去了二、三十年。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国家尚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在松江、兴隆、新安三个人民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书记，主持公社党委工作，前后是八个年头七个整年。如今鬓发已白，卸任回家的我，仍然难忘那段农村工作的日日夜夜，忘不了那时除了工作上的艰辛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七〇、八〇后的年轻人也许并不知道也不理解那是怎样的艰辛和困苦，如今书写出来，一是缅怀过去，二是启示后人。

难忘的“水泡粮”。1976年，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三巨星陨落、唐山地震、四人帮横行、旱涝多灾……抚松县的兴隆公社本是低洼涝甸子的低温地带，这年春季多雪种不上地，上上下下在室内搞“营养钵”，培育玉米种子，“报纸糊，稻草编，三寸长，二寸宽，不多不少二万三”（一垧地的数量）。移栽时大小不一良莠不齐，男女老少齐上阵，“上至挂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都下了地。结果秋天一场早冻，全都成了“水泡粮”，粮食大面积减产，农民口粮严重不足，吃起了国家的返销粮“三百六”。这“水泡粮”籽粒不成熟，只有泡没有粒，又有一种冻腥味，牲口都不愿吃。县里支援农村，每人都捐助粮票换取水泡粮，替农民负担。有的水泡粮不待运回县城半路就倒掉了，有的根本就不去拉，只交粮票就行了。

当时我在“吊打”蹲点。“吊打”原意是吊起来打，是解放前建屯子时这里山高林密，土匪猖獗，抓到百姓常常吊在大树上毒打。解放后闯关东的流民多了，也不打了，只管开荒种地养家糊口了。我在这吊打生产队一连气住了半个多月，也就一连气吃了十多天的“水泡粮”。蔬菜只有大扒拉棵子的白菜，清水加咸盐，没有油吃，种的大豆遭到早霜全都成了豆夹皮，没有豆子哪有豆油。这个大队这个公社整整一个冬天没有食用油吃，很多人胃肠病严重。这天中午，在一户“贫下中农”家吃“派饭”，我们四个公社干部坐在炕上，



一人拿个又薄又稀的大饼子正在啃，用纸糊的窗户中间有一块玻璃，阳光正照在菜汤上，我们惊奇地看见，原本清清的菜汤上泛着几滴油花，在碗里闪闪发光。这为大白菜做的汤菜上增加了灿烂的亮点。全村都没油吃，缘何这汤里有油？以前贮存的？外地亲戚捎来的？吃完饭后往外走，地上蹲着三个小孩在那砸“山核桃”，一点点把仁儿抠出来放进一个小碗里。突然明白了，这几滴油花分明是把锅烧红了扔上一小把核桃仁爆锅炼出来的。此时的心情异常复杂，既为乡亲想办法改善我们的伙食而充满感激，又为农村艰苦的生活感到低沉。几十年后，每每看到家中或饭厅里倒掉那油渍厚重的剩菜时，便十分自然地想到了那几滴核桃仁的“油花”来。在“东板石”吃饭时，常常有那种把上不来的大豆用冷榨机榨成豆饼，掰一小块豆饼来做汤的油料，汤上面飘浮着滴滴油花，也算是上等的调料了。

难忘的“吃派饭”。当年干部下乡，都是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吃”，便是在农民家一同吃饭，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农民吃啥咱吃啥，不能开小灶搞特殊化。松江大队六个生产队的三百多户人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吃饭时不用叫，一户挨一户地轮着吃，一天吃一户，这个村的家家户户，除了“地富反坏右”和重病户、孤寡户外，几乎都吃遍了，每家的情况也都基本上掌握了。一顿饭交四两粮票一角钱，一天是一斤二两粮票三角钱。钱和粮票都是破零准备好的，用橡皮筋勒上一小捆，下乡时与手电、牙具、笔记本一起成为必备的“四大件”，外加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大饼子、咸菜梗子，不吃就等着”（干饿着）。“渴了不害怕，磕头掬腕茶”（山泉水）。在刁窝砬子包点，天刚亮就出工了，同社员一起铲玉米，这“大长垌”地一条垌一里多地，干铲也不到头。村子西头的大喇叭喊“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七点整”，这才收工吃早饭，人都饿的头发昏眼发花腿发软。妇女主任过来了：书记，对不起了，忘了派饭了，到俺家吃吧！那时如果妇女主任忘了派饭便把县、社干部领到她家去顶替这顿饭。进屋一看，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依然是一摞大煎饼，一盘大咸菜，一暖瓶开水。农村冬季里的蔬菜，就是老三样：萝卜、土豆、大白菜。

度过了艰难的一九七六年，转过年来逐渐好转了，可以吃上大



豆腐和鸡蛋了，偶尔有山东家邮来的花生米、小海米了。但那时正在“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多养鸡、多种点自留地，小片荒都是资本主义，都要挨批或没收。院子里的角瓜秧爬了出来，向日葵伸到了杖子外，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农民的生活仍然很艰苦。情绪低落的农民便用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来消极对待，社会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压抑。

难忘的“批条子”。不仅农村社员生活艰苦，与其同在一个公社村屯居住的社职职工，也就是什么供销社、粮食所、卫生院、邮电局、信用社、畜牧站等一些基层单位的职工，日子同样也不好过，每月只供应几斤米，几斤面，几两油。上级领导来了，要在公社食堂就餐，这可难为坏了，往供销社批条子，一个猪肉罐头，一个鱼罐头，一个豆瓣猪手罐头，一个水果罐头，一斤散白酒，半斤白糖……再往粮食所批条子：大米二斤，白面三斤。食堂管理员匆忙拿着这些条子去采买。所以当时兴隆公社便成为传遍全县的“罐头公社”。外加一个“刨豆腐”、“炒土豆丝”，这道菜系一直坚持了许多年。生产队的“五保户”、“贫困户”、“重病户”，开上生产队的介绍信，队长签名盖章，公社书记每次只给批三斤大米或五斤白面，用背来的玉米兑换。兴隆水库“大会战”，上千人一干就是十多天，全由公社负担伙食。每天中午要用批回来的二、三袋白面蒸干粮，给前来参加会战的社员吃，馒头不是纯的，是白面加玉米面，白的少，黄的多。每到开饭时，我都召集公社干部开会，不是总结就是安排，大约半小时散会再吃饭。为的是推迟吃饭的时间，把白面让给社员吃，我们吃玉米面的“窝窝头”。灶台跟蹲一个小“盲流”（即没有户口的外来人员），在那就着咸菜疙瘩啃窝头，土前一问，他说他是做饭的。为什么不吃馒头？“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嘛！他说他不在一线装车推土，在后勤干，所以不能吃。此时此景，真叫我百感交急，心中酸痛，多么朴实的农民风格。农民兴修水利的活计很累，劳动量大，推着小车运土运石，一天能跑上七、八十里。晚上放工时，有的社员和干部回家，七、八里地要走二个小时，中间歇上好几气。

难忘的“福利田”。当时的公社干部不仅工作艰苦，常年下乡，



扔下老婆孩子照顾不上，而且生活也非常艰苦，家人也一同与其分担这种极重的生活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困苦状态，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种地，自己搞福利。利用春耕结束后放农忙假时间，联系附近林场参后的闲置地，种大豆、种玉米、种向日葵。这些干部都是行家里手，扶犁打垅，点籽播种，都是科学种田，也计工日，按劳分配。中午时，食堂炊事员挑着“豆腐汤”、“大煎饼”，翻山越岭七、八里地来送午饭，大家虽累犹兴，乐在其中。秋后每人分得一些粮食和瓜子，大部分卖到粮食所，用卖粮款买回了胶鞋和劳动服，每人还发了一台当时 100 多元钱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走到哪儿都响。夏锄的农忙假时，组织体力好的公社干部走进深山密林，采集“薇菜”，就地理锅蒸煮，晒干加工后卖给供销社，每人分得百元以上，再留一部分春节时搞福利。进入腊月二十四，小年后放假了，公社干部分二个专业队，进山打孢子狩猎，斧劈河冰抓蛤蟆，互助互利打烧柴，也是苦中有乐，其乐融融哩。

难忘的“十一轮”。在那困苦年代中走过来的公社干部，都知道这“十一轮”的含义，也就是人的两条腿是个“11”，“轮”便是“十一轮大卡车”，形容人是步行的，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全是徒步行走，下乡、上县、地里劳动……1976 年春开化时，在兴隆供销社门前的大道上，我的两只靴子全被黄泥拔掉了，光着两只脚去生产队开会。全公社没有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全是大车道，链轨拖拉机道。上县里开会，去时下坡二个半小时，回去时上坡三个半小时。冬天里就快多了，坐在大坎上一出溜，二、三里地一下就到了沟底。从兴隆到江东，三十多华里，中间还有一条大江，全是徒步行走，穿行在莽莽林海中的小路上。去“吊打”生产队，要爬“大姑娘岭”，摸着“阎王鼻子”贴江边的石砬子慢慢通过。下山时眼睛要瞅准了，一松手，赶紧抓住下边的一棵树才能站住。从兴隆去小山，要穿越水草茂密的塔甸子，一个一个地蹦，稍不留神便会掉进水里，十有九回是湿透了劳动鞋。

这些农村生活虽然过去了二、三十年，虽然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历史阶段，但对于生活富裕、社会发展都发生了巨大 甚至是根本性变化的今天，回忆过去往往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幸福的基础。真的